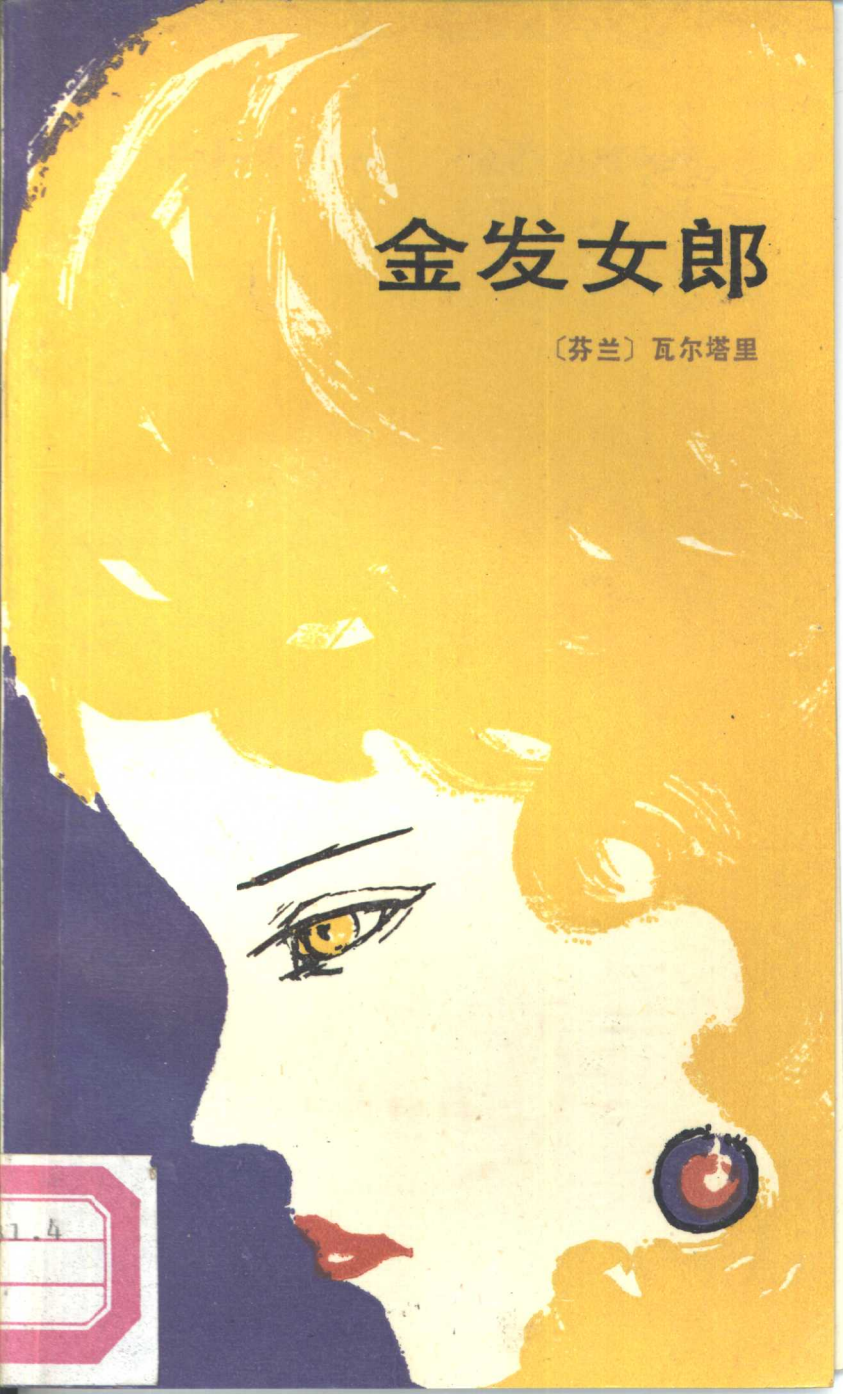


金发女郎

〔芬兰〕瓦尔塔里



金发女郎

[芬兰] 瓦尔塔里

任元华 译

050399



女子学院 0055399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本书根据IO WALTARIA, WSOY, Porvoo
Helsinki Juva, 1985, 芬兰文版译出。

金发女郎

Jinfa Nula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01,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1}{4}$ 插页2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150

ISBN 7-5016-0032-5/I·33 定价 2.20 元

目 次

金发女郎·····	1
月球景色·····	101
译后记·····	193

金 发 女 郎



—

这一切的一切也许是由于我生来有罪而铸成的。听起来这似乎很可笑，所以非解释一下不可。我在兄妹中排行老三，出生时父亲离家外出已一年半，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经半岁了。他见我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母亲惴惴不安，生怕他将我掐死，因为父亲酒后发起脾气来往往不能控制自己。那时他正在壮年，人们说他黑得像鬼，长着乌光闪亮的头发，黑色的胡子。

他咒天骂地，奚落嘲讽，但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太小了。他们——我的父亲和母亲——就这样度过了那段时光。以后，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我们兄妹五人都活了下来，而且长得非常结实，都有强烈的求生欲。尽管那时有战争和饥馑，我们住的是位于卢奥霍拉赫堤^①大院后面一间和厨房相通的小木房，尽管兄妹们有时也叫喊肚子饿，而且父亲又爱喝酒，但我们一家生活还不算太穷困，因为父亲有工作时收入是相当可观的，比一般的工人要多得多。

^① 卢奥霍拉赫堤是当时赫尔辛基市内一个贫民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父亲背井离乡，只身在国外生活了两年，希望多挣点钱，改变和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内容，安抚一下心中不安的情绪。他的这些特征也许在我身上都有，我却丝毫没有与母亲相似之处。虽然他不是我的生身父亲，我的外貌同其他家庭成员也不一样，父亲和男孩们的头发都是黑色的，母亲是棕色的，而我却是浅黄色的，正如后来人们所说，我是个天生的金色鬈发女郎，但我的性格却酷似我的父亲。

父亲是战争时期在爱沙尼亚和波兰学会喝酒的，还学会了打架斗殴。这些都是后来母亲责备他时我听见的，我不明白她说的是真是假。父亲从国外回来受到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他回来时两手空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赚到一笔钱，相反，家中摇篮里却增添了一个外人的半岁婴儿——一个默不作声、满头蓬松浅色软毛的孩子。奇怪的是，也许他很爱我的母亲，后来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但我这个一声不响的孩子却让他感到难以容忍。假如我也像其他普通孩子一样会哭会号，他兴许还能容忍些，但我太文静，是个反常的文静孩子。这对他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习惯于大喊大叫，讲话骂骂咧咧，不假思索地发泄自己的情感。我孩提时的沉静令他感到可怕，再没有什么能比一个肃静、一声不吭、目不转睛的乳儿更可怕的了。

父亲回到家就喝酒。这是由于我和母亲或者他在国外的遭遇而引起的呢，还是他的性格就是如此，我也说不清。但他并没有由于醉酒而毁了自己，只是酒后打过几次架，被罚过几次款，从未因喝酒而丢掉工作，因为他的手艺高超。只要他愿意，还很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只是老了以后才变得郁郁寡欢。

那末我是怎么知道父亲是这样一个人呢，他回家时我还很小，我对他什么也不记得，这一切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可是，谁是我的生身父亲，母亲却从未讲过，她对我一直守口如瓶，所以我想象不出我生身父亲是什么样子，也没想过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过错将我召唤到人间。这一点我自己永远也不会知道，只能想象。想象也许有各种各样的。尽管我有时真想知道我的生身父亲在哪里，去寻找他，扑到他的怀里，贴着他的脸，让他睁开眼睛看看我，但这都是童年时的幻想，现在再也不那么想了。我现在只是想，他也许还活着，住在什么地方。但这不是不可能，因为我的年龄并不大，他也许和我同住在一个城市里而从未想起过我，因为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母亲在父亲不在家时和他发生了那种事情以后曾经见过他。我相信，自那以后，他们一直未来往过，因为孩子太像他，而且像得太逼真了。我曾想，假如他们又见过面，我总会察觉出一些蛛丝马迹的。

所以，我的生父对我来说只是个影子，我连他的

外貌特征都一无所知，从我的面孔、浅色的头发，也许还有我的眼睛来看，他可能是个非常漂亮的美男子。

因为我孩提时长相就很美，我也知道自己很美，而且对自己的美貌知道得太早、太清楚，所以很不理解父亲干吗不喜欢我。我的上帝！我为了得到父亲的喜欢，曾使尽了一个孩子能使出的一切讨人喜欢的招儿。小时，除了父亲之外，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我崇拜的，可那时我并未想到他不是我的生身父亲。他是我知道的最完美的人。每逢星期六下班回来，他总要更换衣服，将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闪闪发亮；每当他酒酣耳热时总爱在穿衣镜前嘻笑，哼唱着在流浪途中学来的歌曲。他的嗓音深沉、浑厚、刚毅，那些外国歌曲的哀怨和激情扣人心弦，虽然我并不了解歌中的词意，但歌声却在我心中引起一种莫名的刺激。我的上帝！当我瞧他时总感到两膝乏力，他是那样的粗犷、剽悍和健美，假如他能弯下身子，像有时在刮完胡须后对我的弟兄和母亲一样，也用那光滑的面颊贴一贴我的脸，我愿意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他打扮好之后就出去了，直到很晚才回家，但回来时完全判若两人，令人毛骨悚然，活像凶神恶煞。那时，我们孩子都躺下睡了，但大门咣啷一响，我们自然都被惊醒。母亲打开灯，父亲两手紧扶着门框，眼睛像野兽一般，口角挂着血水，衣领破碎。有时，他

还带些人到家里喝酒，最后总是以打架收场，所以我们家很少有完整的家具，椅子是缺腿的，摇晃的桌子靠木棍支撑着。有一次他还被人砍了一刀，幸好不是发生在我家厨房里。

当然那时我非常害怕，但只要有可能，我还是悄悄地下床，从门缝往厨房窥视。我身上有一种力量，它使我既害怕又好奇，促使我去窥视。尽管我知道，一旦被他发现肯定会打得耳鸣脸肿。母亲年轻时也常常下床陪这些人喝上几盅，她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她已失去控制父亲的能力和权利。她一直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生怕父亲有个三长两短，所以她在周末的晚上有时也喝酒，尽管同院的女人都指责她。当然她们的指责中也夹杂着嫉妒心，因为父亲长得那么魁伟和漂亮，既胆大又诱人，母亲虽然已生育五个孩子，姿容仍不减当年。后来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她也外出工作，在一些办公楼里当清扫女工，挣点钱以弥补家庭经济的不足，因为往往一过星期日，父亲已没有多少钱可买吃食，当然房租钱他经常是照付不误的。有时在母亲多次央求下他才给点钱买衣服。

母亲并不是喋喋不休的女人，有更多的理由应该说一说我的母亲，我干吗要如此详细地不厌其烦地谈论父亲呢！当然，母亲和父亲很多方面是同样值得赞美的，虽然她生前我从未意识到，只是她死后我

仿佛才顿开茅塞，懂得母亲或许是值得赞美的。可是我从未赞美过她，孩提时没有，她刚去世时也没有，尽管理智告诉我，赞美她是理所当然的。我还是孩子时，对母亲就漠不关心，有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莫名的厌恶感。当父亲和兄弟们都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常常爱抚我，兴许她有这种感觉：她将我召唤到人间对我是一种犯罪，她偷偷地给予我比给别的孩子更多的爱抚，想以此弥补自己的罪过。但我并不领情，厌恶地拒绝她的爱。

星期六碰上父亲高兴，有时他也给孩子们一点钱，但从不给我。尽管我在父亲面前极力讨取他的欢心，可他从不给我一个马克。待父亲离开，男孩们吵吵嚷嚷跑到院子和街上以后，这时母亲至少总得给我一个或二个马克，同父亲给其他男孩的一样多。她对我非常关心，不愿使我遭到不公平的待遇，让我也得到其他男孩能得到的东西。她这些钱都是精打细算从日常开支中节省的私房钱，可她并不理解，这偷偷摸摸的做法只能使我感到更加不公平，更加苦恼。

我并不想要钱，虽然有一点钱可以买点心、汽水、糖果或扎头发的红绸带，可我渴望的只是父亲也像对待别的男孩一样给我钱，我从母亲手中接过钱，心里总觉得不快和愤慨。

有时我也极力自我安慰，心想也许父亲以为我

不需要钱，只有男孩才需要，而我是个女孩子。但这种解释并不能使我感到宽慰。我意识到父亲一直将我当作外人。他给我的感觉太露骨了，每当他分钱给男孩子的时候，一遇到我的祈求的目光，他的眼睛便骤然变得严厉起来，随后摇着他那黑不溜秋、胡子拉碴的脑袋，将脸转过去。

星期日晚上，父亲有时半裸着身子倚躺在床上，把最小的弟弟搂在怀里，翻阅着报纸，稍大的孩子们蹲在床头的地板上，父亲逐句念着报，给他们解释报上的连环画。假如我能像小弟弟一样躺在他的身边，侧身偎依着他，头枕着他那健壮的肩膀，让我奉献一切都在所不惜！我曾想将脸偷偷地去轻贴一下他那饱经风霜的面颊，我曾幻想，当男孩子冲进屋里将一切东西都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他能像对待他们一样，也伸出五个手指如同抓小鸡一般轻轻按着我的脑袋或者捏上一把。有一次，他睡眼惺忪，笑咪咪的，横着魁伟的身躯躺在床上，启了盖的毕尔奈利酒瓶^①倒在地板上，空气中飘逸着苦涩的酒味。我喜欢他，崇敬他，不过像一般小女孩喜欢自己的父亲一样，为了不使他瞧见我，我匍匐着，在报纸遮掩下，轻轻地摸了一下他的大腿，但他一发现是我碰了他，立即狠狠地踢了我一脚。

① 毕尔奈利酒是一种无色啤酒，酒精含量较低。

“女孩子，有什么鬼玩意儿可瞧的，”他骂道，“给我滚开！”

在我的记忆中他对我说话没有一次不是骂骂咧咧的。我就是这样被当作外人在自己家里长大的，父亲每天都以某种方式使我感到自己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以至弟兄们也开始将我当成外人，甚至也不让我同他们一起游戏。母亲很想弥补我失去的父爱，但我并不稀罕她的爱，因为这对我毫无意义。相反，每当我见到我的嫌恶情绪给母亲带来痛苦以及我的愤慨使她忧伤的时候，便越发想对她施行报复，因为父亲总把我当作外人。这是幼稚、可怜和绝望的表现。当父亲将我当作外人的时候，我同样想方设法将母亲当成外人。每遇到这种情况我胸膛和咽喉里都犹如火烧，热泪盈眶。

生活是如此地缺乏理智，我已记不清进行过多少年这种无谓的斗争，但记得有一次星期六父亲出去了，男孩子们在院中吵吵闹闹地逗弄着小猫，这时母亲又给我钱，我接过钱就使劲往她手中一摔，以至马克飞落在地，我哭叫着跑了出去，在草棚里痛哭一阵，尔后走到街上，直到深夜才回家，其他男孩早已吃罢晚饭上床睡觉了。

打那以后我开始在外面寻找快乐和朋友，我憎恨自己的家——但这种憎恨对一个被歧视的孩子来说是痛苦的，给我带来更多的是悲伤。从此，我在外

面寻找快乐，学会一切能够学到的丑事：骂人、花言巧语、小偷小摸、寻衅滋事。那时我已上小学，年龄稍大的男孩企图对我动手动脚，但那种搂搂抱抱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乐趣和刺激，因为我还是个孩子——一个冷漠的、尚未成熟的孩子，我渴望的不是这些，而是父母的慈爱。

一个星期六的夜晚，父亲从外面回来，母亲喝了他带回的酒，眼中闪烁着光亮，两颊泛起绯红——尽管她已生育过五个孩子，但还是那样的美丽——和父亲一起又说又笑，尔后脱去衣裳并帮父亲也脱了衣服。他们双双上床之后，我两膝不由自主地跪在光滑的地板，熄了灯我仍无睡意，像耗子似的躺在床上倾听他们发出的每一个声音。我憎恨母亲和她在黑暗中发出的诱惑人的嘻笑，我担心父亲又憎恨我的母亲，一直到我失去一切感觉沉沉睡去。

二

后来，母亲双目失明去世了，也将我的一切疑窦随身带进了坟墓，以至我永远无法弄清谁是我的真正父亲。我常常苦恼并责备自己，干吗不逼她吐露真情呢！然而责备有何用，母亲肯定不会告诉我，尽管她已年老体衰，双目失明，浑身被臭虫咬得体无完

肤，但仍是那样骄傲和沉默得离奇，令人感到奇怪。这就是我的母亲！在她的晚年，父亲喝醉酒经常打她，但她从不怨天尤人或乞求别人帮助。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始终对人宽宏大量，一直坚持上班，直到失去视力，两眼看不清双手，身体彻底垮掉为止。

她那美丽的笑容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一种自负的、深知自己力量并能令人心旷神怡的微笑，它俘虏过父亲的视线，惹得他也笑逐颜开。如果说母亲当父亲不在家时犯下罪愆的话，她也一定明知自己的行为有罪还是那样去做，一定怀着某种自豪的心情，甚至毫无怨言地认为这是值得的。可是她那时并未想到会有我，她生我只是个疏忽、错误、残酷的玩笑。不过，凭心而论，她和那个男人很可能是萍水之交，以后再也没见过面。但那人一定有什么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否则母亲决不会背叛父亲和她自己。

也许是这样：父亲远在他乡，母亲又年轻，像她这样一个女人，由于瞬间的脆弱，也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她那时的微笑肯定和我记忆中的笑容一模一样，是一种非常具有诱惑力而又心不在焉的、令人神驰的微笑。

我浮想联翩，揣猜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实在是多余的，纯粹是自己折磨自己。尽管如此，我在教养所里有时在白天的睡梦中或者在夜阑人静时躺在床上

一合眼仍梦绕魂萦地幻想着我那素不相识的父亲，思索着他的模样。

我知道那时母亲在一家旅馆当清洁工。我想，我的父亲也许是白俄军官，很可能还是个大公，在回到停泊在卡塔亚诺卡码头^①的军舰上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他或许是到赫尔辛基料理银行业务的大庄园主。这五光十色的遐想常常给我带来莫大的陶醉。在我的想象中，我父亲是个面庞清癯、英俊、头发银灰的绅士。他骑着漂亮的大马，沿着田边向高大洁白的建筑物急驰，紧紧追随在他身后的有条长耳朵大狗，沐浴在秋天风和日丽的阳光下。我想，假如我的父亲是这样的人，无论如何谁也不敢挖他的眼珠，向他脸上啐唾沫！

当然，这些遐想是可笑和幼稚的，我的父亲并不是这样。我甚至想过，他只是赫尔辛基的一个普通绅士，这种人我见过很多：眼泡浮肿，由于暴食和贪杯而面腮变得鼓鼓的，一只手拿着钱袋，另一只手解姑娘的衣纽。天晓得，我也许在最困难的日子里还和他睡过觉呢！

不，我不愿将我父亲想象成这样，他对我来说只是个影子，是一种可能性，与其知道他是谁，还不如不知道好。我凭自己的面孔和眼睛就可以想象出他

① 卡塔亚诺卡码头位于赫尔辛基市南，过去是军港，现为芬兰的主要商港。